

爱是空虚 爱是光荣
爱是我们 与生俱来的虚荣

李 傻傻 (蒲荔子) 著

你 是 我 的 虚 荣



爱是空虚，爱是光荣

你是 我的虚荣

李傻傻(蒲荔子) 著

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鹭江出版社
THE STRAIT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GROUP | LUMING PUBLISHING HOUSE

2016年·厦门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你是我的虚荣 / 李傻傻著 .

—厦门: 鹭江出版社, 2016.11

ISBN 978-7-5459-1264-7

I. ①你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45039 号

咪咕数媒 联合策划

NI SHI WO DE XURONG

你是我的虚荣

李傻傻 (蒲荔子) 著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鹭江出版社

地 址: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政编码: 361004

印 刷: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大柳树村北

邮政编码: 101109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插 页: 4

印 张: 8.125

字 数: 148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9-1264-7

定 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- 003_ 我最难忘的一双女人的手 008_ 我最难忘的一次“偷窃”
012_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人给她写这样的情书 017_ 诳语

第二辑

- 025_ 火光 034_ 妈妈
040_ 我把对一个女人的思念写出来

第三辑

- 059_ 最让人感到满足和安慰的
064_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 069_ 女人

第四辑

- 079_ 这样 082_ 无名之地 088_ 被当作鬼的人
109_ 虚构：铜鼓潭 117_ 闹马山 125_ 云
127_ 飘满鱼的天空 134_ 溺水记 141_ 两个少年
148_ 一个喜爱出走的朋友 155_ 鸡毛鸭毛

第五辑

- 161_ 一只懒鸟的神庙 167_ 一九九三年的马蹄
174_ 下半夜 186_ 三百块和一寸黑白免冠照片
193_ 他们去抢劫 196_ 西安、流行病和青年 201_ 打口古都

第六辑

- 207_ 我见过广州的白天和夜，和每一刻 213_ 苏东亮退学一事
219_ 我有一个老师 225_ 脸红的流氓
241_ 附录：如果有一天，我在平庸面前低了头，请向我开炮

第一辑

我仿佛在阳光下向天上飞去。



我最难忘的一双女人的手

一九九九年，人们所说的“冬天已经来到，春天还会远吗”那时候，我在湘西南喜欢一个女孩。

有一个下午，我走进奶奶家的木板房子，发现屋里真黑。灶台边却有一双很亮的眼睛。那个人身子小小的，灶火的红光照在她脸上。我问坐在一旁的姑妈：“这就是樱子吗？”姑妈笑着对小姑娘说：“叫哥哥呀。”

在此之前我见过樱子几次。那时她很小很小，但是她的眼睛很大很大，有一对罕见的单眼皮。我跟她说：“有一次在堂屋里，我轮流背着你和你弟，满屋子跳，像只袋鼠。”她咯咯直笑，又说，一点也记不得了。

又问她多大。说是满十一岁，吃十二岁的饭。一九九九年冬天的最后几天，阳光像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在资江之滨那个小城的各个角落跑。我的手却是冰冰的。只是因为我的手一到冬

天就很冰。在街道与街道之间，我拉着樱子小小的手，她的左手放在我右手的手心，有奇异的温暖。我在近乎金黄的河边反复说：“你不要放，一放我就冷了。”樱子睁大了双眼，也许她认为我的手不应该像冬天的江水那样冷得不像个样子。但是她的手还是如我所愿地抓得更紧了，她一边摇晃我的手臂一边说：“你的手为什么这么冷呢？我回去以后，你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到山上去玩。”

山是县城背后还没被挖开的山，还很胖的一座山。山上有许多树，还有各色野花野草。山深处草色很青，虫子安静地待在自己的领地，春色关不住。不过高高的树的枝丫上仍然什么也没有，朝天伸出硕大的手臂，天上待满了动物。我们穿过一大片丛林和茅草，来到一小块草地上。樱子抱着沿途采来的野花，让我给她编个花冠。我依言照办，花枝上的小刺刺破了我的手指，一抹淡红的血印在白色的花瓣上。我把那些小刺一个一个弄掉，她问我疼不疼。我说：“不疼，你呢？”她说：“我也不疼。”她问我的时候盯着我的眼睛，眼神清澈得很。我笑了一下，很累地躺下。她把小小的头靠在我的臂弯里说：“哥哥，你看那儿有一只鸟。”我朝她手指着的方向看，那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有些云在飘动。我摸到她脖子上有根细线，她说刚才真的有只鸟经过那里，不过一下子就不见了。我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一根线。”她说。她把那线解开。那是一根红线，勾着一个小小的玉坠，散发出浅蓝色的光。她爬起来把那东西系上我的粗脖子，勒得我很舒服。她说：“哥哥，你的脖子怎么这么粗啊？”我感觉冬天忽然一闪不见了，像那只鸟。看来春天打算在这里住下，打算在我们身边修一座小茅屋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当时的情形是我在樱子的手心上画来画去，问她：“暑假还来吗？”樱子咬住她的而不是我的下嘴唇，出神地偏头思索，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我们下山时，发现路消失在杂树野草丛中。只听见各种声音在树外面响。我跳下一堵不高的山崖下去找路。路找到了，路口就在我膝盖跪下的地方。我把膝盖碰在一块尖石上，血流出来，裤腿红了。我把樱子接下来，樱子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嚼一把茅柴叶子，嚼成糊状了就糊上伤口，血神奇地止住。我觉得她的泪有点多了，影响了她眼睛和脸庞的美，就给她把泪水擦去，我觉得她唇上的绿色汁液颜色有点深了，就过去尝尝，我说：“真苦啊，樱子。”樱子笑了。

第二天她就走了。在车站我拉过她的小手亲了一下。姑妈看到了，樱子的脸飞起红云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应该可以猜到，那就是开学了。在这一年里，我很想念樱子。我记起了日记。每天花一些时间想她我觉得很不够，就记起了日记。还是不够呀，我必须让

她知道我想她。我按她给我的地址写了三封信寄过去，我每天去一趟收发室，但是并没有收到她的回信。后来我才知道她把给我的信投进了邮政局的意见箱。在上述情形下，我想我必须见到她。

我悄悄摸黑起床，清早搭上去她那里的汽车。

我从来没有去过湘西。姑妈家会在哪里？我只想见到樱子，于是去她的学校。在车上我看见放学的学生背着书包在路上打闹。天色渐黑。我有点伤心。又担心。站在他们学校门口，里面的操场空空的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走。这时，两个小女孩走过我的面前。其中一个打着伞，我没有看清她的面容。我看着这个拿伞的小女孩的背影，心想那真的是樱子吗？我跟着她们两个，穿过了两条街，来到一个斜坡上。这是这个小镇最后一条街了，透过层层叠叠的房子，可以看见去年收割过的稻田。我试探着轻轻叫了一声“樱子”，她转过头来了！我跑过去举起她小小的身子，她鞋上的泥巴高兴地跑到我的裤腿上。

同行的小女孩说她先走了。樱子紧紧拉住我的手，说：“哥哥，你怎么找到我们学校的？哥哥，你的手又冷了。”路边一群一群放学回家的学生看着我们，我心里只想着我的小樱子，因此对不起我无法告诉你那些学生中的女生长得如何。

甚至那个湘西的小镇是什么样子，我都记不清楚了，只觉

得十分亲切，仿佛不是第一次去那里了。樱子陪我来到集市，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听她背课文，背的是那篇《武松打虎》。樱子用她好听的声音对我说：“店家，筛三碗酒，切二斤熟牛肉来！”

但是我只这样了一天，就不得不回去。姑妈说：“高三了，你怎么能跑这么远出来玩呢？”我不知说什么好。樱子送我到一条叫渠河的河边，说：“哥哥，等你再来我带你到这里来玩。”

现在两年没见到樱子了。一九九九年冬天我曾经告诉樱子我很喜欢她。不管在我身上发生多少游戏，这总归是句真话。现在，二〇〇一年的冬天到了，我的手又开始冰凉冰凉，这使我很不舒服。

我最难忘的一次“偷窃”

我家里有两口大木箱子，油漆斑驳。大木箱子里有“乾隆通宝”一类的铜钱，皱巴巴的粮票，假造的“爆破证”，一大把半新不旧的钢笔，一条蓝色的破烂裤子里窝着一个开裂的枫木陀螺，这个陀螺陪我度过了某一年的夏天。

仿佛我的童年和“偷窃”有必然的联系，并且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。我会在下午安静的空气里，把箱子里所有物什一一展开，在阳光下看，复又叠好放回。

所有与“偷窃”有关的下午都是安静的，因为不会被发现，也就并无被呵斥与被惩罚的危险。而穿越窗户的阳光使“偷窃”的过程显得尤为温和。所以当我打开一件棕色的上衣，内袋里掉下一个东西时，这一细节使我微微战栗。

它落到地上，发出了轻微的一个响声。它背对着我，但我

还是看出它是一个身份证，是妈妈的。怎么会躲在这里？妈妈找过它。

在那个下午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年轻时候的相片，稍稍发黄的，比如发黄的光亮的额头和两弯眉毛。看了一会儿，我不由得露出了笑容，我觉得自己真的如人们所说的，像妈妈。接下来我看到一行潦草的手写的数字里写着妈妈的生日：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。

以前我从不知道妈妈的生日。没想到妈妈悄悄地四十岁了。四十岁，我轻声念一遍，再念一遍，就想起书上有些人说的岁月无情之类的话来。照这张相片时，妈妈还是个不胜娇羞的新妇，比我现在也大不了一两岁。

按照习惯我看完了箱子里其他的東西，并最终把它们胡乱塞了回去。从这天开始，我变得小心花费。我打算攒点钱买点什么送给妈妈。那段日子，我心里洋溢着通常人们所说的幸福、甜蜜、希望、真诚的爱，以及诸如此类的美好情感。我误以为我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知道爱了。其实不是。

到了三月二十四日，我数了数，一共有二十五块钱。二十五日上午我开始把头摆在实木做的课桌上，眼睛盯着高一年那冬天妈妈买给我的手表的秒针，想象下午某一时刻妈妈的

表情，我闭着双眼，鼻孔里哼着歌谣，像一个陶醉在爱河里的小女孩。但是我想象不出，因为我从未经历过。下午很快就来了，很快就放学了，很快我一个人来到街上。

我从街东走到街西，从街西走到街东。买什么好呢？我从来没有给大人买过东西，更不用说给妈妈。经过一番思考，我认为买一个生日蛋糕挺不错，妈妈还从来没吃过那玩意儿呢。我记得我步履轻快地走过几家西点房的大门，不过最后我还是在人流中停下脚步。我想一个人提着个蛋糕走在路上多不好意思。碰见同学怎么办？遇上暗恋的女生岂不是很麻烦？就算拿回家又藏到什么地方？对妈妈说什么是好？生日快乐？太肉麻了……一边想，一边走。后来天就全黑了。

我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，妈妈也刚好买菜回来。她脸上有一点笑容，又好像没有，我不敢肯定。我当时也无法知道妈妈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，只好默默地帮她掏灶、淘米、递油、送盐，围着她做好了饭菜，而没有说一句话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放下筷子，把汗津津的二十五块钱掏出来，放到桌上。我装作心不在焉地说：“妈妈，我给你二十五块钱。”

妈妈确实愣了一下，把递到嘴边的一根菠菜又放回碗里，看了二十五块钱一眼。我看见妈妈脸上浮现一丝真实的笑容，

可是声音有点哽咽。妈妈说：“今天有两件喜事，一件是你给了我二十五块钱，一件是我四十岁了。”

我命令嘴角笑了一下，像盗贼一样心虚地笑。

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人给她写这样的情书

她：“你不想我吗？不来看我吗？”

我：“你不想我吗？不来看我吗？”

她：“来看看我嘛，我好想你的。”

我：“不行，你先来看我。”

她：“不行，你先来看我。”

我：“不来。”

……

这个小姑娘一放暑假就回了老家，时不时在微信上撩拨我几句，像这样撩完就没有下文。这促使我更加想念她。当然她并不一定知道有个人很想她。就像树啊草啊不知道自己很招蚊子。

想念她什么呢？包括她的脸蛋、她翻白眼时的样子、她头发披下来以及她自己扎一个很丑的马尾的动作。